

心灵有约

## 那夜的月

文 | 颜虹颖

窗外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,风吹动树叶发出沙沙声,如此清晰。月光给万物蒙上一缕轻纱,它们像是独属于夜的精灵,跳着轻盈的舞。我站在路灯下,感受微风轻抚我的头发,思绪随着“沙沙”声回到几年前,那也是一个如此寂静的夜,以至于我现在仍不能忘却。

那夜的月是我黑暗中唯一的光源。我总会因生活中一些小问题而害怕,一直都是这样。“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呢。”我望着路灯,想着这一次的失败,觉得还是难过的情绪将我拉入深渊,就这样吧,我不在乎了,我心想。突然,一双手紧握住我的手,是小月亮,我先是疑惑为何他会知道我在这里,但看到他眼里的担心,还是未能开口。

“今天月色很美,不是吗?”他轻声说。

我并不想回答他。“我问你,一天可能会全部是白天吗?”他问道。

我心不在焉,“怎么可能?现在天不是黑了吗?”

他笑了,指着天上的明月,“为什么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否认自己?”

“可是我难过。我并不要失败。”我看着他,感觉他说的道理未免太容易了些,我难道不懂吗?我难道不会长大吗?小月亮看着我:“我并不否认失败会给你带来悲伤,但我希望你明了,无论怎样一面的你,都不能完全决定那就是你。人是立体的、多面的。你看月亮呈现给你的这一面是明亮的,可它也有黑暗的一面,你会因为它黑暗的一面而否认它给黑暗中的一切带来光明的一面吗?”

我愣住了,抬头看着月亮,它是如此皎洁明亮,它像一位温柔的神明,看着地球上那些望月思家的人,那些向它倾诉的人,那些只敢在晚上将情绪发泄出来的人。月亮是包容的。

小月亮静静看着我,什么也没说。微风暧昧地拂过脸颊,我的悲伤也被带走。“你相信我吗?”

小月亮看着我的眼睛,我笑了:“嗯?”

“那么你的未来会一片光明,只要你在奔跑,我相信你会摆脱困境。”我有些犹豫,但看他明亮的双眼,却还是坚定地点头。“一起变得更好。”

小月亮望了望前方,“这是我们的约定。”

月亮低着眉眼,见证了这次的约见,为了表示他也听见,于是散发出更明亮的光。这寂静的夜此时像一场派对,庆祝着我走出深渊。

那夜的月驱走我内心的黑暗。

“要不是因为你,我能这样吗?我对你的付出你看不到吗?”母亲的声音像一根根银针扎入我的心里,我的大脑一片混乱,耳边全是“嗡——嗡——”声。逃,我只想逃,越远越好。我夺门而出,耳朵的声音还是很杂乱,眼前的场景逐渐模糊,是泪。头像被撕裂,灵魂也被撕扯着。去哪?我该怎么办?

“别怕。”一个声音从耳旁传来。是谁?我转头,泪水再也止不住:“我该怎

么办?我要怎么做?”我双手抓住小月亮的衣襟。他拍着我的背,“冷静,你听我说,你先别哭。”我听不进任何话,脑袋还在被撕扯,身边是很多人的声音,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,无论用任何方式。

小月亮双手捂住我的耳朵,我看着他,有些冷静。一会他松开手,“花会开的,不止在春天。”小月亮轻声说。

我愣了一下:“什么?”路边的树向月亮招手,此时空气寂静到好处。小月亮见我有些冷静,才轻轻说道:“或许我们都会迷茫,也曾失去方向,或许我们都会痛苦,甚至感到绝望,或许我们都会再努力,即使结果并不如意,我们感到麻木,途中跌倒,但请继续前行,因为活着,才有希望。”小月亮的声音驱散耳边的杂乱,世界恢复一些清明。我抹掉眼泪:“对不起是我太过于偏激了。”

“这不是你的错,即使处于那样的环境你却坚持了很久。云一,你真的很坚强!”小月亮笑着说。

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坚持,在我过去的那些年,听到对我最熟悉的父母对我的评价只是“懦弱”“怕事”。心中有些惊奇,更多的是开心。“我们无法改变现在与过去,但未来是由我们去创造的。别怕,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决定,你不是任何人的负担。”小月亮坚定地看着我,我有些触动。

“一起拥有更好的未来,这是我们的约定。”我说。

小月亮有些惊喜,于是笑眼弯弯地说:“所以别怕,你是你,谁也定义不了你。”

我想,即使黑夜再漫长,拥有这样一轮明月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黑夜并非漫无边际,黎明定会到来,太阳也定会升起。

夜的月只是天上的月。

悲伤,无尽的悲伤涌入心中,压抑,心脏被巨石压着。我无神地看着信息,目光停在最后的那句:“小月亮说希望你别放弃。”耳边是他母亲的哭声与懊悔:“我该怎么办?我就他一个儿子。”是啊,该怎么办。我轻轻走到窗边,看着明月。泪水止不住地涌出,我讨厌死了今年的夏天,也讨厌他为何不听不要下河游泳。终于我哭出声来……那约定怎么办?做不到为何要约定?

时间是向前的,可月亮会一直是那晚的吗?我无法解释,因为我也迷茫。我该用什么回忆你?我的朋友。用你温柔的细语,可我却记不清。那就用明月,用那晚的明月,用永远在黑暗中发光的明月。有人见过你的泪眼,也想拥抱你的不堪,有人明白你的痛苦,也想融入你的黑暗。感谢有你,一直坚定又温和,你的存在治愈了我。

又是明月高照的夜,我抬头望着它,微微笑着。风迎面而来,带着桂香,心中有些惆怅,深深叹了一口气离去。

“一起变得更好,这是我们的约定。”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3 班学生)

## 在目光的尽头

文 | 高丽萍

有一句话:目光所及皆是你,既有爱情的独钟,又有长辈对后辈的关照。在外婆的目光尽头永远是她的女儿——我的妈妈。

我的妈妈在不到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嫁给了我的爸爸。在每一位妈妈的心里,孩子始终是孩子,哪怕他已成家生子。妈妈出嫁的第二年,我就来到这个世界,这样,一位妈妈的女儿也变成了一位妈妈。妈妈跟我说过,在她待产期间,外婆背着一大背篓好吃的东西来看她,直到我落地,外婆才放心回家。在离开的时候,外婆甚至还一步三回头,可见母爱的深沉。在书上,这可是对爱情的浪漫描述。这时,竟用在了位母亲的身上。

有一年的春节,我们前往外婆家拜年。我家离外婆家不算远,只需三十分钟。在坐船渡河的过程中,妈妈就接到了外婆的好几个电话,反反复复地问“到哪里来了”。而船划动的声音太大,每次打电话都听不大清楚,只能大声地喊,这样也才能听见一点。

待我们过了河,上了岸,外公已经驾着三马车在等我们了,刚好够载我们一家四口。外婆行动不便只好在家中等待我们的到

来。当车开到家旁的时候,外婆早已在家门口站着,时不时望一望路的前方。一下车,妈妈就向外婆飞奔而去,外婆则张开双臂,将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到了吃饭时间,以往都是妈妈不断地往我的碗里夹肉夹菜,而现在,是外婆不断地给我们夹肉夹菜。看着妈妈碗里堆如高山的肉,大家不禁笑了出来。妈妈一边吃,一边责怪外婆夹得太多了,别的人还要吃。我发现,到了外婆家,妈妈才能真正地做个孩子。因为在我们家,妈妈都是端庄有礼的,像是一位大家闺秀。在外婆家,我看到了妈妈不同的一面。

到了晚上,外婆一直握着妈妈的手问寒问暖,千言万语一直说不完似的,直到深夜。妈妈在家时一直说馋外婆做的葱花面,这次,终于如愿了。一年里,来外婆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外婆已经七十多岁了,也因多年劳作落下了病根,一劳作就又会复发。但外婆总是不听劝,偷偷地去干农活,病复发了也不跟妈妈讲。

住了几天后,我们要回家了。临行前,妈妈千叮万嘱嘱咐外婆不要再干活了,外婆一边应声一边忙于装东西——那是给我们带

回家的。我们回家了,外婆也一直看着我们,妈妈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待我们消失在外婆的视野中时,外婆打来了电话,电话已经接通了,妈妈也已经泣不成声,妈妈说话的声音都哽咽了,而外婆则是强忍着不断嘱咐妈妈。可我远看过去,妈妈分明哭了。

不幸的是,第二年,外婆就去世了。在外婆去世的那一晚,我感觉整个天就快要塌下来了。看着妈妈跪在外婆面前放声痛哭,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整个房间里都是哭声,我拉着妈妈劝她不要再哭了,可下一秒,妈妈已经瘫坐在地上嘴里一直喃喃着:“妈,你不要丢下我,你不要走……”直到哭累了,就趴在外婆床头,怎么拉也拉不走。轻轻地说:“妈你怎么就这样走了,我还没报答你的恩情呢!”在听不到回答后,又哭了,慢慢地泪水也慢慢浸湿了床头。鸡也鸣了好几声。

外婆的目光尽头永远是她的女儿,而女儿的目光尽头也永远是她的妈妈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405 班学生)

## 远去的老屋

文 | 索雨欣

上床睡觉。

我喜欢老屋的厨房。老屋的厨房很大,有一间教室那么大。里面放着洗衣机,小水池,还有柴火。冬天里,外婆做菜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灶台前烤火。火变小的时候添火,时不时地扔几个土豆或者红薯进去。土豆无需放任何调料,剥皮后吹两口气就大咬一口,根本顾不上什么烫不烫了。土豆被烤得十分绵蜜且带着炭火的香味。吃下两个外婆便不允许我再吃了,因为正餐准备开始了。

我喜欢老屋前的坝子。“小妹,快点出来,我带你摔摔炮!”这可是我隔壁盘二哥的声音,他从城里读书回来了。我便急匆匆地跑出来和盘二哥在我家坝子玩。小时候胆子很小,不敢玩用火点的鞭炮,只敢玩摔在地上就响的摔炮。大人总说玩鞭炮会把手炸掉的。有一回盘二哥拿了一盒鞭炮来我家。“小妹你试试不,我在城头读书的时候那些大娃娃教我的,好玩得很。”盘二哥说着便把鞭炮递给我。“我不要,盘二哥,我害怕。”我拒绝了盘二哥。盘二哥说我是小气鬼,然后便用打火机去点鞭炮。“小妹快点跑。”盘二哥已经开始撒了。我俩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摔在了地上,把

外婆刚剥好的毛豆盆打翻了。于是我们俩就被外婆训了一顿。

家里有一辆比我腿还高的自行车,外公有空时就会带着我在坝子里转上个几圈。外公的手稳稳地把住车头,我坐在后座紧紧抱着外公的腰。每次外公在转弯的时候就会特意扭转头说要翻了要翻了,我就会紧张得大喊:“我不玩了,外婆快点来接我。”于是就会听到外公爽朗的笑声。

现在外公身子依旧健康,七十岁的他头上的白发都还不到一半。

灰尘散去,老屋变得破败不堪。我将门轻轻带上,返回县城的那个家。

时光如水流般过去,我渐渐长大,要去城里读小学了。外公外婆为了照顾我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老屋,一同来到城里。刚开始准备过年时,我们都会提前回老屋,可是,现在准备过年时,我们总是说太远了不去,太忙了不去……

于是我便自己一个人回去看了一眼。通往老屋前的小路已经被杂草覆盖得看不见了,而我最爱的老屋离我也渐行渐远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5 班学生)